

141178万 我国人口最新数据公布

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普查结果表明,性别结构得到改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从出生人口看,出生人口性别比2020年为111.3,较2010年降低了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人口素质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2020年我国

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

普查结果还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

宁吉喆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据介绍,今后我国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 21836 万人

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受

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 0.40 个百分点

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汉族人口为128631万人,占91.11%,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人,占8.89%。与201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各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

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

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

小,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住房条件改善和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

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

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文/图均据新华社)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张鲸已看出皇上的矛盾心理,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从怀中摸出那只宝石笔盒,双手举起,仰着脸说:“奴才听凭万岁爷发落。只是这一走,奴才再也见不着万岁爷。想到从今以后万岁爷受到委屈时,再没有一个人分忧解难,奴才心里头比刀子割着还难受。这是万岁爷要的东西,奴才献上。”

“是什么?”
“胎毛笔。”

朱翊钧“噢”了一声,接过盒子打开,用手将黑得发亮的“笔毫”捏了捏,一想到它们的产地皆在少女胯下,身上便燥热起来。但此时他没有闲心欣赏,随手把笔盒放到一边,对张鲸说:“你且起来,朕有话说。”

张鲸谢恩爬起来,抖抖索索坐到小凳儿上。朱翊钧摸着生了浅浅黑髭的下巴,沮丧地说:“这番祸事临头,倒霉的不单是你,恐怕张阁老的首辅也当不了几天。”“啊?”张鲸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紧张地问,“对张阁老,太后娘娘也有懿旨?”

朱翊钧答非所问地说:“太后本来已不过问国事,今几个,她是被冯公公撞掇来的。”

张鲸蓄了多时的一句话,这时候脱口而出:“万岁爷,冯保这是迷惑太后,借她老人家的力量,企图在宫廷里搞一次政变。”

“政变?”朱翊钧一惊非同小可。张鲸一扫满脸的惊惧,咬着腮帮骨恶狠狠地说:“万岁爷亲政三个月,一连处理几件大事,已是大快人

心。如今若尽数推翻,这不是政变又是什么?”

朱翊钧点点头,叹道:“即便是政变,有太后支援,朕又有什么办法?”

“有。”“唔?”张居正死后第二天,奴才心忧朝局,曾偷偷跑到大兴县乡下的一座小庙里头,拜见了一位异人。那位邈邈遥遥的老头子,什么也没说,只封了一张纸让奴才带在身上,并一再叮嘱半年之内,若遇大祸,当可拆封视之,化祸之法,尽在纸上。”

“那张纸呢?”“奴才旦夕带在身上。”张鲸说着,从袖子里抠出半个时辰前才在司礼监值房里封好的信笺递上。朱翊钧拆开一看,只见一张寻寻常常的笺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了几行字:打胎,《四书》两句,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拢起来是三百二十三。打一宇,才名犹是杨卢骆,勃也何因要向前,《书经》一句。

朱翊钧横看竖看,终是解不透其中奥秘,问瞪大了眼睛站在旁边的张鲸:“这不是叫人猜谜吗?”

“大概是的。”张鲸装出的样子好

像也是第一次看到,惊奇地说,“既是高人指点,总会弄点玄虚的。”

“这头两个字‘打胎’,谜底在《四书》里头,”朱翊钧说着在靠北里墙一排大书架上抽下一函《四书》,抖着书咕哝道,“这厚的一本,上哪儿找这两句话去?”

张鲸假装犯难,嘴上胎呀胎呀地念叨着,忽地把脑壳一拍,兴奋言道:“万岁爷,奴才估摸出来了。”“哪两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朱翊钧琢磨这两句话,说道:“胎在腹中,生死原也在一念之间。唔,这个谜出得好。”

张鲸又看了看朱翊钧手上拿着的笺纸,说道:“第二道谜,依奴才看……”

“这道谜不用你说,朕早就知道了。”朱翊钧伸了一根指头从茶杯里蘸了水,在红木大案台上写了一个“非”字,说道,“你按数位儿从左向右念,是不是三百二十三?”

“正是,万岁爷高明。”